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八

李蕭盧韋趙和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

者駱賔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乆乃台為鳳閣舍人文册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

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幾非無

事而幾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巳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効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

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内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税而實税之臣計天下編户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户飢寒之苦德无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

月以吏部侍郎名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蹕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生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

賞為惠冐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
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厺
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
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旣遣復留恐非所以消
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
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縻
俸禄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

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
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邉埸少䝉恐逋亡遂多盜
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
今山東嵗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
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
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
十萬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僞度且
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

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没籍産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户當道城鎮至無俍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户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匄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

諸子不宜留京師及元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惜逆順然為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為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

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為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轡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

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

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竝罕才藝而更相誘託詩云私

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

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黙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遂廵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

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叅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覬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為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龘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

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

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没珍寶不可計然元宗

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

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

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

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贊曰異哉元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

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艶后挾寵主取

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惋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摘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禄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阢信自取之歟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璥魏州長史號才吏藏

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宫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宫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廵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宫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

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為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偽官歷吏部黄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元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

狀流驩州會文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户參軍

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

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

俗狥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

道從人者也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

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

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

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

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

小一坐鶩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襲鄖
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
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
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
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

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為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户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縣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

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為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為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為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彦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

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為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彦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為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為使處訥辭乃授彦昭彦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悦司農卿趙履温曰公天宰而為一介使不亦鄙乎彦昭問計安出履温乃為請

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為政嚴下皆股慄入為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説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户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别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

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黙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説之曰天子昔為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黙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户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堯詼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蕭至忠傳祖德言○舊書作德言曾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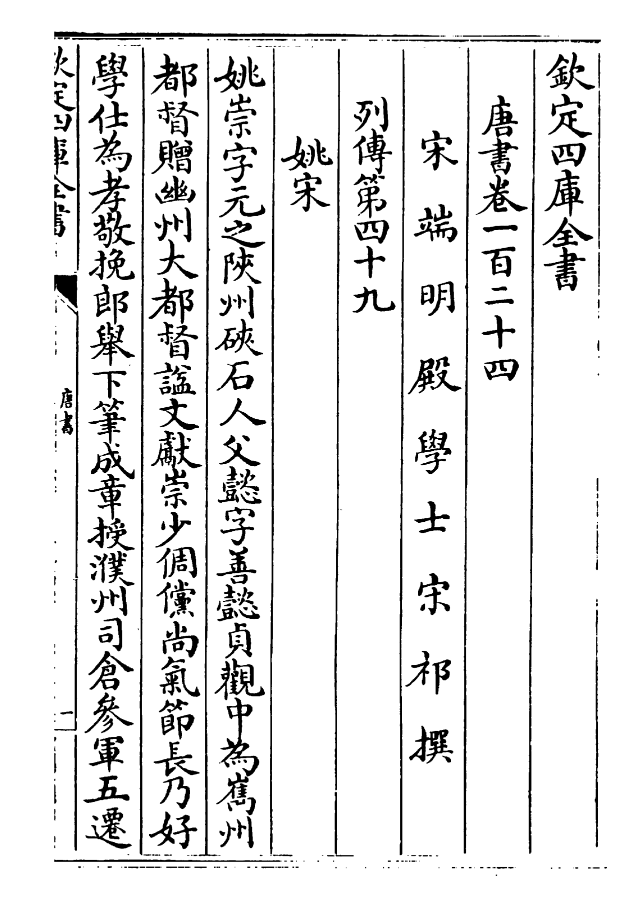
尋授中書侍郎○舊書作轉黄門侍郎

盧藏用傳父璥魏州長史○舊書官至魏州司馬

韋巨源傳祖貞伯○舊書祖名匡伯

趙彦昭傳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舊書先為涼州都督後為宋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宋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為巂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

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

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歷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

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户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中書令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
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
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
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
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元宗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
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濵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
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

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

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古帝歎

甚既罷乃洛天下事哀哀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鋭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

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

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

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邉

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

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竪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禄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

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髙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

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虚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决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

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祅今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

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黄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呑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賖僻因近

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末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髙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

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敎戒陛下宜停東廵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蠧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盡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

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産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碨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

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
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
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
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
武帝身為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
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
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
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

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然兒曹慎不得為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

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彦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欵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名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賔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名崇

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奕皆至卿刺史

奕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奕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為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為尚書右丞子閎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閎彊使薦奕及盧奐為宰相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奕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

其田詒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昂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等譖遂摘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昂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終夔王傅自作夀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牀曰化

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説為驗將廷辯説惶遽璟謂説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茍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説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

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謟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

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宫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

不道帝詒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巳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

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元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

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名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

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謟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

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懐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宫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

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

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
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
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
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
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
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
命璟為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

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廵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别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説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致仕許之仍賜全禄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
王勞問别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
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
内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
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歴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
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
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

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歛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為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為劒南採訪判官數貪

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愬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愬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贪得罪廣德中渾起為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五十

蘇張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

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産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從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卻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吏

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
閲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
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虚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
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
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
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
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户部尚書拜侍中留守
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

岐隴間相煽訹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帝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

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别次發哀遣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温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户長子顗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建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顗詵顯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髙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元宗平内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

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

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

内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諌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

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

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

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蚤虿語負勝哉遠夷左

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

如班親征之詔而勅尯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

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

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黄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猒天居袵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閒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

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劒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頲收劒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庸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

琵琶捍撥玲瓏鞭䩉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䩉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巂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諜者吏請討之䩉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洛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

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

所為詔令別録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詵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頲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内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頊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

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
九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
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
元帥崇擇賔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
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
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户部侍郎判度支為泰陵
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
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冣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諮議典籖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為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

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遑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説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餽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

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郛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內有榛叢

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
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覦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
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
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
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娱間
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

心已挾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説為助説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名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朞詔起為黄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哀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説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部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决詔説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

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元宗為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宫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謄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巳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

因使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巳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乗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説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

絶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
累徙岳州停實封説既失執政意内自懼雅與蘇瓌善
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
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説忠謇有勲不宜棄
外遂遷荆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
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
修國史勑齎稾即軍中論譔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
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説持節從

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鬭待賓逌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名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户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

口為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闊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名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令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説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閤引僧道崖窺詗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説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説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説蓬首垢面席槁家人以瓦器饋脱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説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説

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説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説復用巧文詆毁素忿説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説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説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説策其且敗因上巂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

量力取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
奐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勑所司供帳
設樂内出酺饌帝為賦詩餞送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
卒年六十四為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貞羣臣駮異未
決帝為製碑謚如太常緜是定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
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
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
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説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説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説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

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

歴中詔配享元宗廟廷子均垍埱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説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巳才當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兾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垍貶建安

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禄山盜國爲僞中書
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説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
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垍尚寧親公主時説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
青光禄大夫榮盛冠時元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内宅侍
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
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垍嘗爲帝贊禮舉止

都雅帝悦之因幸内宅顧垍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壻垍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垍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禄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滻坡力士歸曰禄山内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垍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垍為盧溪郡司馬埱自給

事中為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垍為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甞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

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與希烈皆相禄山垍死賊中

贊曰說於先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遂敗其家若瓌𩔗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蘇瓌子頲帝不納其言○臣德潛按不納其言謂元宗不納頲諫立靖陵碑之言也舊書元宗從其言而止較合

張說傳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舊書三百户

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儗太厚云云○舊書作徐堅語

說子均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舊書作户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